



故园春仍在 名家故居逸事

寻名人故居故事 探名家文化基因

海飞 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故园春仍在
名家故居逸事

海飞 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园春仍在：名家故居逸事/海飞主编.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 5

ISBN 978-7-5154-0578-0

I. ①故… II. ①海…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3313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李一梅
责任编辑 李一梅 秦霁政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古涧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66572434 66572180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印张 1 插页 插图 106 幅 18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从天而降的水声（代序）

我站在院子里，看一座大宅屋顶的黑瓦如沉睡的另一片大地。雨垂直地落下来，在黑瓦连绵的黑色之上跳跃奔踏，溅起阵阵水雾。我戴着巨大的笠，肩披蓑衣，站在季节最深处的院子里。天空中的水在我身边纷扬着落下，它们密密匝匝地包围我，打湿我童年笔直的目光。

我愿意长久站立，站成一棵树的形状，或者站成一块黑而木讷的石头、一扇吱呀与老旧的院门、一块结满青苔的灰砖，或者一张挂在屋檐下的生锈的犁。从天而降的安静的水声，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奔突过来的梵音。我在想，假定我果真是一棵树，我的身体会不会发芽？肩窝处长出一根树枝吗？手臂上会不会缠上绿色的藤？如果太阳升起，我的身体大抵是会被升腾的雾气笼罩的。这是我在童年辰光里经常想象的一个场景，演练多年，我的目光能娴熟地穿行在雾中，望着这些宅门缓慢而坚定地洞开，一个个表情散淡的人站在屋内。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他们有一个称谓叫大师或名家，另一个称谓是鲁迅、茅盾、艾青、梁实秋、张闻天、柔石、夏衍、章太炎、马寅初、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

我以敬仰的目光，长久地注视着这样的人群。我觉得我应该邀约与集合一些作家朋友，让他们和我一起记取这些人和事，并以此作为纪念与回望的一种方式。当然，不仅仅是纪念，更是一种传达，让更多的人来认知此前的人和事。现在，这些文字集合完毕。让阳光均匀挥洒，让水汽蒸腾上升，让宅门无声洞开，让文字中的大家们站在门口，穿着各色的褂子、长衫、长裙、西装，衣着整洁，不染纤尘。他们就这样长久地集体站在这

本叫作《德情映青庐——名家故居逸事》的书里，此书翻开，跃然纸上的是那时候泛黄的岁月。那时候的光影和光阴，是多么的陈旧和斑驳啊，每一个铅字上都铺满了从树叶缝里漏下的光。那样的光微小而闪烁，像游动的针，像活着的精怪。

鲁晓敏写了秋瑾，这个钟爱散文的年轻男人，把秋瑾用文字描摹得灵秀而完美，冷静地让当年的秋风秋雨，再一次呼啸着席卷而来，打湿多年以后这本翻开的书。秋瑾被捕，山阴知县李钟岳无力救庇，手捧墨书，老泪纵横，自己堂堂一个七尺男儿居然不如一女子忠勇刚烈。李钟岳向上司抗辩，力争保全秋瑾，最终却是徒劳。这位有良心的命官，也因同情革命党而遭革职。他离职前一边抡起杀威棒捣毁了陈设在公堂上象征正义公平的天平架，一边大骂政府禽兽不如。李钟岳被秋瑾巨大的悲情所击倒，三个月后以悬梁自尽的方式殉道，时年53岁。我想象那天也有着从天而降的水声，李钟岳手持白绫，一定是仰望着屋顶的黑瓦。良久，他知道黑瓦是望不穿的，黑瓦的一面是春水浩荡，黑瓦的另一面，是灵魂游移的地方。

刘克敌在这散淡如烟的时光中，不急不缓地向我述说章太炎了许多旧事。国学大师章太炎，居然一生有着挥之不去的“国师”情结。1915年章太炎给浙江青田人杜志远写了一封信，请求死后可以埋在青田刘伯温墓旁。写此信时，章太炎因不满袁世凯帝制正被袁世凯囚禁，并数次以绝食抗争。刘伯温为世人所熟知的是他辅佐明太祖，献时务十八策，成就明朝伟业。他一生疾恶如仇，且自知“伴君如伴虎”之理，功成名就后便退隐青田，但终究逃不过春秋时期就已经有史可鉴的“敌国破，谋臣亡”的命运。忧愤而亡之时，我猜想也许正是阴雨连天，也许也是连绵的水声不绝。

1918年的初春，西湖岸边下着微小的阴雨，青蛙已经准备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在穴居的湖边泥洞里开始鸣叫。这样的天气里，微小的寒冷像四处游荡的魂魄，李叔同已在杭州虎跑寺削发，此刻他叫弘一。他的日本

太太闻讯赶来，恳求他不要遁入空门。她泪眼唤他：……叔同。他手捻佛珠，答道：叫我弘一。后来黄炎培在《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一文中写道，“船开行了，1918年的李叔同，放生的是半生人世浮华，放生的是彼岸的女子”。而我们呢，如今还是在尘世中无奈地挣扎吧？这是符利群告诉我的，像说一个遥远却又恍若在眼前的故事。我想到的却是另一层，我曾经被这自称弘一和尚留下的四个字——悲欣交集，击中。我能透过这四个字的背面，看到苍凉微小却又无处不在、状若游蚁的人生。而他“长亭外，古道边”的歌声，在我耳畔响了四十余年，让我一次次想见夕阳下的荒草荒凉荒村荒道，荒的院落和树林，以及荒芜的心境……

潘爱娟的文字，让我也晓得了1920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安静地进行翻译，他躲进了经年失修破陋不堪的柴房。陈望道足不出户，就连一日三餐和茶水等也常常是由老母亲送来。母亲特地包了粽子送到书桌前，还在边上放了一碟红糖，催促儿子吃粽子是要趁热的。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问他还要不要再添些红糖，他连声答话：“够甜，够甜。”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发现儿子满嘴都是墨汁，红糖却一点没动，原来他一边译书，一边蘸着墨汁吃了粽子，却浑然不觉。我想我大概是要表示一下敬意的，我必须敬重治学严谨的辛苦学人。或许他也是隔空而来的一滴水声……

水声不绝啊！我真想长久地站在院落之中，让水声把我所有的年龄淋得精湿。马寅初在嵊州浦口一间叫“马树记”的酒号降生，晚年他因《新人口论》遭受批判时，显示了一个学者的勇敢、自信、坚强和刚毅，他公开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京剧大师“麒麟童”周信芳是幼年在天一茶园演出时开始用“七龄童”这个艺名的，第一台打炮戏是《黄金台》，这是周信芳演艺生涯的转折点。至于从“七龄童”如何变为“麒麟童”，周信芳自己叙述：“是

一位八十多岁的北方老先生，把七龄童误写作麒麟童。”还有写《雨巷》的戴望舒，杭州大塔儿巷如今早已难寻旧时光景，他“积着愁怨”的长长惆怅却一直还在巷内盘旋。自然，我们不应忘记蔡元培，这位与鲁迅同为绍兴老乡的北大校长，他如何借拜访同乡的名义从绍兴走向北大，以及如何带领一群浙籍文人占领20世纪中国文学半壁江山，其历程是那样精彩。还有许许多多，除却大家熟悉的鲁迅、茅盾、艾青、徐志摩，还有沈增植、马一浮、潘天寿、吴昌硕、林风眠、丰子恺、俞平伯、郁达夫、冯雪峰……

这些密集的已经故去的名家，他们集中出现在一本书中，他们慢而从容地转过身去，留下了一个个白晃晃的叠影重重的身影。他们让我想到的是一场老掉牙的胶片电影，或者是从天而降的水声，仿佛他们也来自于某个深不可测的潭。其实我也能隔着时光看到童年的我披着肥大蓑衣的旧影，恍然之间人至中年，在书房里老气横秋地喝茶和制造文字，以及负责阅读一切喜欢的书籍。当然，从天而降的水声仍然是必需的安神良方，现在让我们都把目光抛得远远的。你是不是看到了一片青翠的狗尾草和茅草在路边的晨风中摇曳，天光已经变亮了，却仍然阴沉得没有一丝太阳。一个少年正用懵懂目光，打量着那些纤长灵秀的背影们。他转过身朝你笑了一下，岁月就开始变得荒芜起来。田园里有烂掉的木头，院门上有明亮而晃荡的蛛网，一口井在那个年代冒水的声音轻到我们听不到，却在真实地发生着。

水声再一次从天而降。2013年11月23日凌晨2时31分，作为此书主编，写下与水声有关的以上文字。是为兴致所至的胡言乱语，是为装腔作势的引言导读，是为不成样子的序言。

目录

- 001 遥想蔡东藩——访蔡东藩“临江书舍”
- 007 中国文化高标——访鲁迅故里
- 015 朋友，你是我最初和最后的爱——访许寿裳故居
- 020 没有爱的教育就如同没有水的池塘——访夏丏尊“平屋”
- 026 落落人间啼笑寂，霜叶红似二月花——访茅盾故居
- 036 书香旧内阁，嘉荫后咫园——访胡愈之“敕五堂”
- 049 新文化运动的骁将——访胡愈之“敕五堂”
- 060 自我剖析的斗士——访郁达夫“风雨茅庐”
- 068 新月的清辉沐浴了康桥——访徐志摩故居
- 074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访丰子恺纪念馆
- 082 杨柳屋，缘缘堂，日月楼——访丰子恺故居
- 088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访朱自清旧居
- 096 “孤岛”书痴——访郑振铎故居
- 106 故园春仍在——访俞平伯“俞楼”
- 120 应修人的歌哭与歌笑——访应修人故居
- 130 故园有迹绿苔深——访夏衍旧居
- 144 消逝的乡土——访鲁彦故居
- 150 鸟安于巢吗？人安于客枕吗？——访王任叔故居
- 164 血在沸，心在烧——访柔石故居
- 170 我们离家上了路，走到夕阳伴山红——访潘漠华纪念馆

- 178 北京、重庆、台北，一路走来的浪漫——访梁实秋故居
- 190 青山仰雪——访冯雪峰故居
- 204 巴金祖籍拾遗——访巴金“李家祠堂”
- 214 走不尽的雨巷——访戴望舒故居
- 222 天涯归客——访陈学昭旧居
- 230 先驱者的爱的大纛——访殷夫故居
- 244 我爱这土地——访艾青故居
- 253 诗侣莎魂——访朱生豪故居
- 261 迢迢天涯路——访唐弢故居
- 269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访苏青“冯家大院”
- 281 爱国诗人穆旦的辗转一生——访穆旦故居

遥想蔡东藩

——访蔡东藩“临江书舍”

文 / 郑晓林

蔡东藩

蔡东藩（1877.7.23—1945.3.5），名邨，字椿寿，号东藩，晚年自号苍髯叟。浙江山阴人。演义小说作家、史学家。14岁考中秀才，后进京应考，名列优贡，分发福建候补知县，因不满官场恶习，数月即称病回乡。辛亥革命之后，曾先后在杭州及绍兴等地教书。1916年开始，蔡东藩用十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时间跨度自秦始皇到民国九年，凡二千一百六十六年。其内容跨越时间之长、人物之众、篇制之巨，堪称历史演义之最，被人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只要是喜欢历史、文学，看过《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朋友，都不会不知道蔡东藩的大名。对我而言，皇皇十一部，二十二册的《通俗演义》陪伴了我的少年和青年，是我对中国历史深刻了解的开蒙读物。那时候，正是大“革”文化“命”的书荒年代，在一位要好的同学家里，看到了一册《通俗演义》，封面是没有的，纸张是泛黄的，里面是破损的，用了一张现代京剧《红灯记》剧照做的封面，但我捧在手心，如获至宝，用了几个晚上读完后，如痴如醉。这种美好享受的感觉持续至中年，每每与三五好友把酒畅饮，万丈豪情后，微醺漫步回家，时不时又会涌现出当年阅读蔡东藩“演义”的那种畅快淋漓来。

80年代初，有一天突然发现，新华书店的书架上竟然有了《前汉通俗演义》，那种感觉犹如今天拿到了紧俏楼盘的准购证，其中的欣喜不言而喻。以后，就像搜宝一样，陆续收齐了“后汉”“西晋”“南北史”“唐史”“五代”“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直至“民国”的《通俗演义》，如今这十一部《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仍然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此刻，我的手指在电脑键盘上欢快跳舞时，那一整套的书就像是一位慈祥的老师，静静而温暖地注视着我。

蔡东藩老先生在每卷书序的末尾总是题着“古越蔡东藩识于临江书屋”，少年的我，每每沉浸于他描绘的精彩世界中，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临江书屋”或叫“临江书舍”的地方究竟处在何方。直到有一天，有朋友告诉我，蔡东藩是萧山临浦镇人，并且他撰写所有的《通俗演义》的“临江书舍”旧居仍在，我真的大吃一惊，继而惭愧自己的孤陋寡闻和浅尝辄止。

这个“有一天”是2010年1月15日，这天正是腊月，天是出奇的冷，但艳阳高照，晒得我背上有了一丝丝甜甜的暖意。我们在临浦热闹的街市上停车，沿着一条安静的小河，三转四转，到了达弄12号，噢，这就是临江书舍啊！下午的阳光打在高高的防火墙上，使得这白墙白得耀眼，黑瓦黑得深沉，叩开两扇陈旧的板门，窄长的天井里，堆积着杂物，还挂着一大块彩色条纹的编织布，

绕过去看，原来是个简易厨房，煤气灶、菜锅油盐一并齐全，心中一惊：这临江书舍会不会在某一天毁于无情的烟火！

临江书舍其实不是蔡东藩的物业，是他当年租了金姓人家的房子，用于《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写作，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蔡东藩创作工作室的所在地。金姓人家当时绝对想不到，在收取蔡老先生租金的时候，他们的这座一楼一底的老屋，已经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历史的一笔。这就是文化的价值所在，如果没有“蔡东藩”这个响亮的名字，没有当地政府实在而有诚意的保护，仅仅以商业价值论，这么一个逼仄、破败的院落，是不会有待价而沽的意义的。

当地的朋友指着楼上正房旁边的厢房说，这就是蔡东藩当年租住的房间。我的目光望过去，最多也就五六个平米，难以想象里面曾如何地笔底风雷，惊涛骇浪地演绎着公元前 221 年到 1920 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洋洋洒洒地游走着从秦始皇一直到孙中山的历朝历代的重要人物。我望上去，厢房的窗户紧闭，整栋房子暗旧的木纹，积攒着沧桑的痕迹。楼上有人走动，地板吱吱作响，我仿佛听到蔡老先生正在踱步，他是否正在构思着下一部历史演义？我幻想着，他会不会不经意地打开那扇窗户，看着楼下正在仰望的我们，微微含笑，在他那圆圆的镜片后面，会不会有慈祥而坚定的目光？我好像见过这样的目光，对的！大凡有大智慧大情怀的人，他们的目光就是这样的，充满睿智和慈祥，并且具有洞察历史时空的穿透力。

我小时候，常惊异于蔡东藩的史学渊博，怎么竟会有那么多的事情被他娓娓道来，而且如此精彩纷呈，但是现在，我更佩服的，是他的高洁文品和同样高洁的人品。

蔡东藩家原本是临浦镇的小康人家，他天资聪慧，14岁（1891年）即成秀才。但两位哥哥先后早亡，后父母又因病而亡，接着是从城镇嫁到农村去的三个姐姐，相继罹患痼疾去世。从此家道中落，贫穷困苦，真的是坎坷多磨，尤其是父母的医药丧葬等费用，全靠二姐从较为殷实的婆婆家借来，蔡二姐病重时惦

念的就是如何还清这笔债务。为此，蔡东藩不惜铤而走险，冒名顶替为富家子弟考举人做“枪手”，终于如愿以偿，在二姐咽气之前还清了债务。以后为了生计，他又做了几次“枪手”，算是勉强找到了一条生路。在34岁（1911年）的时候，他在北京的朝廷考试中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在一等的前列，分配到了福建省任知县候补。用今天的概念讲，就是不仅考进了公务员，而且又考上了县处级的领导干部。照理说，应该是衣食无忧，前途一片光明，但他痛恨官场黑暗，不愿仰人鼻息去做摧眉折腰出卖灵魂的勾当，因此在福建待了没有几个月，就在当年的夏天称病回乡了，其铮铮傲骨由此可见一斑。

辞官归里后，蔡东藩完全可以“下海”，走出另外一条活路来。当时的临浦因其浦阳江岸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商业极为繁华，已经有了“小上海”的美称。盐业、米业并驾齐驱，成为“浙盐赣米”的主要集散地，竹木业更加不得了，在民国初期，年吞吐量就达到了三万立方米以上。实业带动服务业，临浦街上商贾云集，各类生意都红红火火，娱乐场所也热热闹闹。那个时候，恐怕还没有人创造出“临浦模式”这样的新词，否则，说不定临浦大街上，各式各样的参观团、考察团也会川流不息、熙熙攘攘。

但是，蔡东藩穷归穷，偏偏不做这些赚钱的生意，而要卖文为生。当时浙江主要盐市的官盐仓所在地是戴家桥，他就在戴家桥畔租了一间房子，自称“临江书舍”，又号“临江寄庐”，历时十年，终于完成了《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十一部，共一千〇四十回，计六百余万字。蔡东藩此举为普及中国历史知识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仍然安于清贫，他写出的第一部作品是《清史通俗演义》，仅仅拿了二百元的微薄稿费，后来的写作，出版机构“会文堂新记书局”按每月六十元的低酬与他签约，成了那时候的“签约作家”，他废寝忘食地写作，以一年一部的速度，用十年时间竟然写了十一部！

今天的一些“文人”可是比蔡东藩聪明得多了。首先，他会拖上一段时间，要知道，多拖上一个月，就可以多拿六十块大洋呢；其次，他会以普及“国学”

为名，先是在电视上成为学术明星，然后大把大把地拿着名叫“出场费”的银子，有时还要摆摆架子，让助手告诉你，“大师”我去你那里讲课没有“档期”，啧啧，这叫“得了名利还卖乖”。哪里会像蔡老先生那样的“迂腐”，不去“包装”，只知道埋头写作，并且还要“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这不是明摆着“自讨苦吃”吗？而且，因为是非分明，秉笔直书，还触怒了权贵，收到了恐吓信和三颗子弹，但蔡老先生不改初衷，坚持“我伸我见，我为我文”，继续在临江书舍笔耕不辍。

这是怎样的一种大情怀、大透彻、大勇气啊！

我想，历史是公允的，有的人盛名之下，仍哗众取宠，透支名誉，结果落下笑柄，被后人唾弃；有的人淡泊名利，不卑不亢，超然忘我，结果其盛名反而扎根人心，并且在读者心中产生了“利息”，生生不息，直到永远。我觉得，蔡东藩就是后面的那种人。

我仍在仰望着临江书舍那厢房的窗户，我希望楼梯声响后，走出一位睿智的老人。他会穿过大街小巷，走到古镇边上的那座峙山；他会在山顶上的峙山庙前驻足端详，引发悠悠的怀古情思；他会在山南的望江亭里，吟诵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诗句，看哪，浦阳江上白帆点点，徐徐拉动着的是临浦的历史长卷。

我仍在仰望着临江书舍那厢房的窗户，在晨曦初露的时候，也许这位长者会轻轻拉开板门，到街上的张春记点心店里，要上一碗馄饨，里面那十只馄饨大小如一，皮薄馅足，去油的鸡汤里，开洋、蛋丝、虾子、葱花漂浮其中，和着香香的猪油和腾腾的热气，向着老者扑面而来。新的一天就这样又开始了，有着平和的心态和不懈的追求，这样的人生是幸福的、充实的。

然而，我最终没有看到蔡东藩的出现，他的形象化成了东藩小学的那座雕塑，亲切、和蔼地看着我们。在东藩小学的陈列室里，两位五年级的小姑娘用稚嫩的声音，向我们介绍着蔡爷爷的生平和事迹，那声音银铃一般地响着，在蔡东藩的通俗演义里回荡着青春的音符。

我行走在临浦的古镇上，看到新的楼房鳞次栉比，商业大街上人来人往，人们的脸上充盈着满足的喜悦，西施一般的姑娘美丽漂亮，江南古镇的富足与安宁一览无余，清洁的路面上，安静得只有风声在孤独地鸣唱。我遥想着蔡东藩，不知他漫步于今天的临浦，会有怎样的想法？在他的“临江书舍”里，又会书写怎样精彩的篇章？

能像蔡东藩一样潜心写作的作家，今天能有几个，他们又会在哪里？我茫然四顾，由此更加明白：蔡东藩，只有一个，他属于临浦，属于浙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文化高标

——访鲁迅故里

文 / 郑休白

鲁迅

鲁迅（1881.9.25—1936.10.19），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名为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字为豫才，笔名鲁迅。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中国现代小说、白话小说和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其作品《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后与《阿Q正传》《药》《故乡》等小说一同收入小说集《呐喊》。



在中国文坛，没有一个作家能与鲁迅一样被奉为朝圣的对象；在中国名人故里，没有一个作家的故里能与鲁迅故里一样被视为至高的圣殿；在中国河流中，没有一条河流能与环绕鲁迅故里那条不知名的小河一样，因为一个伟人而承载过那么多的赞叹。

“鲁迅，伟大！”一位美国学者站在三味书屋门外，悄然回首对身边的妻子说。

“绍兴，了不起！”一位韩国教授驻足仰望着那尊鲁迅塑像，久久不忍离去。

“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点点。这是我文学和人生最大的愿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毕恭毕敬的语气中充满了虔诚。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很多，这样的赞叹可以汇成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

多少文人墨客，多少政坛英豪，到绍兴，就很难绕过鲁迅故里这个文化情结，因为鲁迅的世界是一个无国界的心灵场和语言场。

鲁迅故里位于绍兴市中心，保护规划范围 51.57 公顷，其中核心保护区 28.9 公顷，总投资 10 亿元。包括五大功能区块：以鲁迅祖居、鲁迅故居、三味书屋等为核心的鲁迅青少年时代生活环境展示区，清末民初绍兴市井生活风情和鲁迅作品人物场景展示区，鲁迅文化研究展示区，绍兴传统商业区，旅游服务区。

鲁迅故里不仅保持着鲁迅当年生活过的故居、祖居、三味书屋、百草园，还恢复了周家新台门、寿家台门、土谷祠、鲁迅笔下风情园等一批与鲁迅有关的古宅古迹。曾出现在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东昌坊口、塔子桥、长庆寺、恒济当铺等，都原汁原味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街区内还保存了十余座典型的清末民初绍兴台门建筑，周围则是蜿蜒的传统居民区。精心保护和恢复后的鲁迅故里已成为立体解读中国现代大文豪鲁迅的场所，成为浙江绍兴的“镇城之宝”。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

1881 年 9 月 25 日诞生于此，至 1898 年去南京读书止，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